

潮陽縣志卷之十一

明中憲大夫前浙江提學副使預修 世廟實錄邑人林大春著

名宦列傳

惟王制天下郡國厥有名宦之祀倣古者尸祀之義而致其思也然非有禦災捍患勤事定國之功不在祀典蓋其嚴如此迨後崇祀之議寢以支離名實貿焉唯吾邑茲舉代不數人猶為近古豈三代直道之風亦有未盡泯者歟顧始作者業已失祀謂作邑始基諸賢而記載所稱又多闕如甚非所以闡發幽遐為千秋循吏之鑑也余固博采它志得自

潮陽縣志

卷之十一

乙

宋以來二三君子與見祠者並書之蓋雖不必盡列名乎秩祀而迹其行事要皆灼然可遵以為遺矩語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又曰政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夫舉之亦存乎其人而已矣作累朝名宦列傳

宋鄭敦義涇陽人也哲宗朝除知潮陽官市牛皮甚急敦義因上書言黃牛善耕農以子視之今吏急徵皮竊恐為害不止一牛小民將無所恃以為命書奏為罷市皮之令及徽宗即位又上書歷陳周秦所以享國久近之故上嘉納之詔進階一級以

為讜言之勸士類聞者莫不想慕其為人焉  
論曰余觀鄭澧陽以縣令上書言周秦事其猶有  
漢梅尉抗論時政之風歟然成周有道之長而秦  
無道之暴是二說者蓋自賈生發之鄭特采而用  
焉惜未聞指斥當時用事之臣如梅生之於王氏  
者也但其言出而動人主之聽收已成之命以紓  
百姓之急固縣令事也亦縣令之所不能為者也  
可使之泯滅無傳已耶

蘇伯材字廷構福建晉江人也由紹聖四年進士  
除知潮陽有富民殺其姪女者吏為密懷黃金三

十斤置伯材所具言欲求毋入狀伯材大怒立械  
治之籍其金于官事連縣佐衆為請寬之伯材曰  
此國法也不可以私故撓悉按之如法部使者以  
聞特詔褒異擢知韶州時憲吏橫甚嘗誣執翁源  
平民為盜已幸賞心知其寃因賂縣官梁格使獄  
殺之以滅口伯材庶得其事疏論格坐黜海島吏  
竟伏辜其廉正有為類如此

論曰余觀蘇君治邑發奸持法不諱僚佐之私及  
知韶州時復為賊殺無辜之故罪及長吏以謝寃  
獄此非真有愛民之心曷克至是彼世有偏護僚

屬聽其贖貨縱奸及生死齊民而不之問也其亦未聞蘇君之風歟

陳康年字季昌亦晉江人也以政和壬辰舍選出知潮海二縣時值歲饑民率逋負康年輒為之捐俸以貸租賦及轉運私穀以賑濟之貧民多所全活者久之以大臣薦通判潮州仍攝知潮州事會黎人為寇長驅至境上康年調兵攻之賊大挫而遁一時當路咸疏其保障功蓋康年在潮最久有廉名又與堯佐先後並為別駕時稱二陳云

論曰余聞官不必備惟其人得其人則潮海二縣

可以一官治也一州之衆可以一官攝也譬若之東西家而教戒其子弟捍禦其外侮卒有水旱不能為之災盜賊不能為之害矣向使不得其人雖日增官置屬煦煦然家至而人益之欲求一邑之治不可得也况大郡乎嗚呼世稱兩漢多循吏至如陳別駕近之矣

陳景魏永春人紹定間知潮陽有惠政時縣中歲解丁銀至郡例得增耗名曰錠頭錢及景魏至亟革去郡守怒械吏欲治之景魏曰吏民無罪此令之罪也願令誠不職當以罪去何敢輒貽小民無

窮之害守知不能奪釋其吏以歸尋歷提轄文思院改知惠州州經兵火之餘又值歲荒景魏乃痛自樽節葺故起敝境內一新又上書乞減惠民糴米三之一從之惠人德焉後改知潮州卒于英州論曰丁夫出錢古未有也至秦漢而後始行之其亦衰世之敝政乎宋自熙寧以來此法漸廣吏望風順旨自以加取諸民而不為暴及至景魏時民之困於苛政者固不獨一錠頭錢已也然而景魏乃寧拂上官之意而不欲盡小民之力此其立心與剝民以奉大吏博美官者相去何如耶

明姚復初

舊失其字亦不詳其爵里

以洪武二年出知潮陽是時

天下初定吏率為一切苟且之政以要近名惟復初念存求久每加志于新附之衆日孜孜焉拊循之間因稍變其故俗與之更始人心翕然反正於是復城隍置社稷興學校次及廨宇司局之屬諸廢靡不畢舉而尤首重制科及明經孝廉之薦一時所得多名士士民歸焉在職七年以治最遷去其後繼之者有趙仔章善亦以惠政稱於當時蓋庶幾乎復初之遺愛者

論曰余聞開創之初不獨其君相賢聖也其布列

郡縣亦良吏也以今觀於姚公之新造我邦也其信然矣夫開創之初法制未備元元且靡有寧宇也過猛則携傷寬則玩是二者姚公酌之以故法立而不擾惠行若流卒使城邑改觀人才輩出而潮陽至今得有聞於天下者秋毫皆公力也嗟乎飲水者必窮其源食實者必求其根生於潮而不知姚公之澤可謂智乎

陳瑄字元獻眉州人也舉景泰甲戌進士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謫尉建陽天順初稍遷潮陽知縣為人剛明廉斷遇事不避而尤勤恤民隱時以興賢

作士為務士民悅而信之久之會夏嶺盜起夏嶺

下嘯聚以千萬計航海攻城轉掠諸村里勢甚昌

熾瑄聞即衆置烽堠以窺賊嚮謂伺賊向及預為

城守戰攻之策甚備城中無少壯靡不樂為奮死

者瑄輒晝夜乘城以身先之與同甘苦退復令其

室人具食飲犒士散給軍中一軍皆驚曰此以為

吾民也敢懈弛耶後賊果從海道至謀知備嚴遁

去瑄命輕舸追擊大敗之賊自是無東意尋會大

兵進勦密遣謀士誘執其渠魁戮之大破賊艘於

海上因盡撫有其衆而還時議散處各鄉三縣以

今招收間有之

安功陞本府知府去之日兒童皆揮淚焉

論曰夫夏嶺倡亂固揭人門庭之寇也而潮陽獨先倡為守禦計一時城中士民亦未聞有攜志者蓋深有得于效死勿去之義其息信之固結於民心者素矣及賊至戰却遠在境外可無事矣乃竟用潮陽之謀而收萬全之功此其才智詎可與繩趨尺步拘拘然株守一隅者度德比力哉嗚呼厥有顯擢宜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陳潮州之謂也

姜森字元茂慈谿人也由鄉薦拜知潮陽以弘治

三年至為人慷慨任事能洞察民隱民莫敢欺有爭訟于庭者雖得情必多方曉譬曲為處分不盡繩之以法能悔悟者不強治也以故民無見吏之畏云先是知府周鵬守郡嘗多三利名溪功森見首以為問鵬曰而邑河渠歲久亦且湮矣不治將恐廢森聞而諾之及既至周覽城闔即慨然以疏鑿為已任時有議不便者森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凡民也惟智者不急近功仁者不計小費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久之政平獄理河工始興於是民爭趨事者衆越歲餘而工成商民便焉語具通政

吳裕碑記蓋實錄也其後森擢為郴州守去而求  
安陳隆莆人張廷槐者復相繼來知邑事亦皆以  
嚴明節愛著稱而廷槐又嘗重修故河能不墜森  
之緒者

論曰嗚呼奉職循理而境內治凡心存一命才堪  
百里者能之至於導河濬川以康濟生民非豪傑  
莫之與也河洛神功弗可尚矣下此如鑿涇水之  
渠關南陽之隄亦一段奇事也姜侯賦政多善余  
不之錄而特錄其有關於此者蓋庶幾乎鄭國召  
信臣之徒而以豪傑望之也

宋元翰字良翰福建莆田人也少從其父端儀督  
學嶺南其母黃教之嚴甚及歸果領鄉薦第一舉  
進士不第正德中始仕為潮陽知縣時端儀已死  
母黃從入潮年餘七十矣猶日述其先督學事示  
元翰元翰奉教愈益謹每月朔必自誓于三忠之  
神謂無敢黷于貨以干神罰聽者悚然生平自守  
以禮其治人也亦必先禮教而後刑罰凡推結戲  
劇之俗一時為之不變至於均歲役之法平黠盜  
之患謂破曾紀頭於北山詳見事紀尤其章明較著者初元翰以  
嫉邪見諛坐事被逮去士民持金助行者不期千

人元翰一無所受及踰年事白賦歸而代者已至  
民知不可留也乃以所却金建祠道左名曰遺愛  
詳具故編修王思記中後知縣天民其族子也  
論曰余讀王太史所撰宋公遺愛祠碑有防決水  
溢之喻若深慨乎維持世道者之無人至云匹夫  
匹婦之愚三軍不奪則反之於身而可以自信者  
太史於是乎知言矣夫以宋公之賢能得百姓之  
心而不能回上官之惑能化攫金之盜而不能弭  
貝錦之謗亦天也公如彼何哉雖然望塵致餼孰  
與俎豆留光借譽取容孰與史傳流芳其得其失  
當必有能辯之者矣即宋公不幸而弗克究其施  
也亦安得舍此而取彼